

世 界 禁 书 文 库



缩 影

〔日〕德田秋声 / 著

九 州 出 版 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缩 影

原 著 [日]德田秋声
翻 译 钱友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禁书文库/汪彦博主编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
2000.10

ISBN 7-80114-566-6

I.世... II.汪... III.小说-作品集-世界

IV.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817 号

世界禁书文库 缩 影

作 者:[日]德田秋声

译 者:钱友鸣

责任编辑:刘小曼

封面设计:曹庆霞

九州出版社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:100081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:140 千

印张:7 印数:2 000 册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14-566-6/I·101 全套定价:5800.00 元(全 58 册)

作者简介

德田秋生(1871 — 1943),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,本名末雄。

1871年出生于日本金泽县。

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兴起后,他发表了小说《新家庭》,被誉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。接着又发表了《足迹》、《雾》、《糜烂》和《坚强的人》等作品,一跃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。

第一章 篱 下

1

晚饭时间银座^①的资生堂，象平常一样上下客满。

银子和君平坐在楼门厅角落的长沙发上等了一会，就从里进右手的临窗处找到了空位，依照银子的喜爱，点了两客比较上等的份菜。浅草^②一带的大众化饭馆，君平是早在跟银子初交时就经常去的地方——如再追溯到以前，当他开始过潦倒生活的时候，也常常被舞友们邀请到小胡里的下层游乐区，走进那些炸猪排店、和炖^③馆或小吃店吃喝，要到深夜才散。后来，在看完电影的归途中，银子要他到那门口摆着样菜的馆子吃饭，更已习以为常，不会感到什么不自

① 东京中心的繁华地段。

② 东京浅草公园一带的大众游乐区。

③ 一种用茼蒿、豆腐、芋艿等杂烩成的菜。

在，相反的，当在那大众化的气氛里呼吸时，倒感到愉快异常。这种行径，发自对于岳家的反感——同时也可以说，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表现。他一心想借此忘掉生活上的破绽。

但是，久经风霜的银子，目前总算过得比较舒坦了。有时，她邀君平去看过电影的归途中，也可以顺便走进较大的馆子让他饱饱口福了。君平是注重吃的人，但也不是那种一心徒求口腹之乐的吃客，他极讲究经济实惠。将近五年多的战争，使得国内物资匮乏。不论品质的优劣，生活用品的价格一律上涨到公定的限价。根本谈不到什么商业信用了。显然，这是由于不少商家在趁战时的畸形景气从事投机倒把，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表面实在太旺盛的购买力的缘故。

面包和汤端上来了。正在朝窗外眺望、吸着纸烟的君平，把烟头搁在灰皿上，又把白脱各半分开。已是五月梢的日子，空气里湿漉漉的，天气可还这么冷，他的鼻管和气管素来不好，这就禁不住打起喷嚏来。于是顺手去拿餐桌上的拭纸擦擦口鼻。又把面包撕碎。说：“今年别弄得不好来个荒年咧！”

银子仍然不失为性格单纯而质朴的女子，似乎从来也不会作杞人之忧。尽管出身贫寒，从小历经艰辛；也尽管情绪有时会忽然会变得很急躁、很坏，但是锁着双眉、整天价发愁的事，却绝对没有过。无论心里怎样不痛快，从生性劳碌的君平眼里看来，她仍然是个挺开朗的人。纵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阴郁的一面，但懊悔过去，悲叹现在之类的情况，也从来没有。她每天爱看报。君平往往为时事的发展而疑虑重重，抱着对现实暂时否定的态度。她却相反，就连自己的行

业，不时遭到官府的掣肘，也不曾叹过一声苦。

“幕府末年，不也闹过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吗？也是冷得六月天还穿夹袄哪！”

下一道菜还未端来。君平朝窗外望望，在熙熙攘攘的银座大街上，忽见三辆人力车和一辆汽车正要齐头穿过，却一下子阻住在街口，等驶过街口时，跟着又开来一辆，风驰电掣地穿过街去了。

2

不消说，车子不只两、三辆。西餐馆开堂的时间，下午五时起也正好是准许游乐场所开始接客的时间。现在将近点钟，车辆直象潮涌一般，后浪推前浪，三辆五辆，不一会就是数十辆挤成一团，搞得水泄不通。这本不是今天才有的特殊现象，但是君平由于在就餐前后临窗外望，看得时间久了，却在眼帘里发生一种对时局感到异样的感觉，这也是很自然的。

这儿大概是明治时代的新文化发祥地，而且是核心地带；在君平的少年时期，马路上已经铺砌砖块，马车则在铁轨上行驶，差不多所有的报馆都开设在这地区，竞相高唱着自由民权之说。洋货店、西服店、西餐馆和西式糕点店之类大概也以这儿开风气之先。这家资生堂的前身，本来是以卖化妆品为主：当时仅是地面的隙地，由几个男性侍应员，穿着条纹棉衣，扎起宽衣袖卖些茶水；楼上则兼设有小小的“风月”馆，供应法国式大菜，侍应员也作同样打扮，顾客大都是公司职员。至于尾张街的街角上，出六爵名“狮”的

咖啡店，雇用七名女侍应员，都很美丽，以接待庆应大学的公子哥儿以及别的贵族少爷们，则还是不挺远以前才有的事。这期间，街上已经敷设电车道，跟各区的交通更加灵便了，本来野草丛生的丸之内旷场，转眼变成了闹市区，而且，高楼栉比。随着日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，欧西文明的东渐，更使这个大都会的面貌日新月异，在银座就出现了供应美味咖啡和糕点的雅室，劝工场的楼上也出现了不售舞票的最时新的舞厅，跟着，各大百货公司也增设了屋顶游艺场，终于转使其他各街区的市面渐趋冷落起来。这自然是由于银座那些游乐场所，把越来越多的市民们吸引了去的缘故吧。

集中在后街这儿的各式游乐场所的娘们儿，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，本来固有的种种已够考究的日本发式和服饰风尚，也被世界大战以后盛极一时的西洋服饰和烫发之风所排挤；只有艺妓^①们除外，依然梳着高高的发髻，穿着博袖长袍，她们在白天的银座街上走过，不免令人觉得古旧可笑，甚至有时代错误之感。不过话要说回来，艺妓这行当，究竟是在明治时代的财权和政权之下培育成长的宠儿，它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；有时连外国人都把它跟富士山、樱花和歌舞伎等一同视为日本的名物，赞赏备至。所以在当今军需景气全国泛滥，“日本趣味”朝野风行之时，遇到上层阶级大张宴席的时候，也就少不了要借重于她们。即使此风未必持久不衰，但当前之能够重返旧日的盛况，看来跟日本的社

① 艺妓以应客召从事侍饮、弹唱、歌舞或伴游为业，不同于一般妓女。

会组织和国情是分不开关系的。

“今晚好象在‘蜻蜓’^①那边有大宴会哩。”君平边用匙子调咖啡边对银子低声说。

生性耿真的银子，没给回答什么。对她说来，她更关心的是其它一些琐事。她一心注意着那些坐在车里的骄矜的妇女们的服饰：那是什么料子，什么颜色和式样？因为她既然身为艺妓馆^②主，尽管馆子设在偏街，尽管平时自己并不讲究打扮，但对馆里姑娘们的伴座服饰是很肯花钱的，而且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差不多一切听任绸布店代庖，不象有些同业整天精打细算，非掏便宜货不办，甚至把旧货改制改染一下充数。自然，这并不是说银子自己对此懒得动脑筋，事实上她对姑娘们的服饰，是一点儿也不肯马虎的。

“我们那条花街，姑娘们出堂差^③真不方便。”君平嘟哝着说，怅惘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街景。

3

现在君平每回走进这样华贵的大饭馆，总感到有些内疚。原来十多年前，他在四十岁上下的时候，也有过一段非常潦倒的时期。那时不是整天地泡在咖啡店里不走（当时还是咖啡店全盛期），追求着霓虹灯光，便是胡乱地喝酒，喝够了，去坐京滨铁道的火车兜风，甚至一直坐到本牧去跳

① 餐馆名。

② 收置艺妓，应客外召卖艺的馆子。

③ 指出差卖艺。

舞。那期间，他手头还剩有一些岳家给的轮船公司股票之类的余资可供挥霍；现在的境况，可不能同日而语了。回想起来，简直象做了一场恶梦。想吧，一身不事生产，好象脱缰之马一样自暴自弃，日夜过着放荡生活，以致于失掉自己的本性。酒醒时则有一阵阵恶寒从背脊透过，耳闻旧日妓女们的消息，则惭愧得无地自容。这么地喝呀，玩呀，事实上肯定会是很有趣的吗！尤其在雨夜更深之时，想起留在岳家的两个孩子，内心的痛苦更直象受着荆棘的鞭挞，常常悲不自胜在枕上垂泪。然，这是由于冷酷刻薄的岳家所引起的激情，促使他温和的性格越出轨道，以致于落到这个境地。

如今则梦醒囊空。其实，要是临了不去胡搞什么股票买卖，至少新婚当年岳家为他造的那住宅，也许是不会转入人手的。

现时国家情势大变，过去由于国库漫无节制的支出，以致财政发生困难。虽然当朝政治家们高叫着紧缩，实行极度削减国防费用，而经济界却随之趋于萧条。君平是出校门以后就在地方厅找到了职业的，因而平时多少还算关心政治，并留意议会和舆论界的动静。但他个人的生活兴趣并不在此；而且不久，为了处理选举等事务跟有浓厚政党偏见的上官发生齟齬，终于辞了职。从此视官场为畏途，改入报馆的政治部工作，可也因为本性刚直，不胜人事周旋之烦，没几天又出来了。接着，经过一位老世交的说服和怂恿，总算进了某纸业公司做事，但仍然感觉不合己意，随时想走。他的这种漫不知足，心猿意马的脾气，使得那住在乡下的老母亲为他伤透脑筋，她老人家只得再托那世交的汉学家，也就是

君平的父亲的诗文弟子，从旁委婉地规劝，这才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起来，下定决心在公司里呆下去。这就是后来他跟三村家的三女结婚的由来，也就是入赘三村家的由来。原来公司的经理是三村的小女婿。

但是，对君平来说，置身三村家那样复杂的环境里，内心并不感到愉快，也不感到值得感激。本来他的祖、父两代是汉学家，赋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，家庭里充满明哲保身和独善主义的儒家气氛。但到君平的青少年时期，已是明治中叶进步潮流风涌洁湃的时期，这自然大大影响了他，从而在思想上植下了叛逆的倾向，一心想从旧的环境和命运里解脱出来。可是从学校毕业，在官厅里做事以后，接触到身边的现实，眼见上官和同僚们都是习尚虚伪阿谀之辈，对待一切无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，从而又不能不使他对人生世事感到了幻灭。幻灭是幻灭，然而入世愈深，阅历愈透，同时也使他终于懂得了所谓人生是什么，学得了所谓处世之道；于是磨去棱角，站稳脚跟，接受了入赘的条件，和三村小姐结了婚。殊不知这一失足，竟成了千古之恨！

4

这里是不卖酒的，可是不喝一点，总嫌有所未足。其实，他近来并不苛求物质生活方面怎样，一切都可将就过去，既然酒在市上成了奇货，对他并不碍事；更何况他的心脏不太好，不喝也罢。在精神方面，他已习惯于玩世不恭，这都是入赘后养成的，所以也就不再有什么野心。说他在自嘲愚庸吧，倒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感情，只是跟女孩子们浑浑

疆疆地厮混在一起，让生命一天天的消逝掉罢了。有时忪于自己的颓唐，曾打算振作起来，索性想去满洲干一番，况且那边有任要职的老同学。可是他却没有一点自信，去干什么呢？能够干些什么呢？而且平日做事，缺乏机应的才能，即使去了，恐怕也办不了什么。要想挽回年过四十的蹉跎啊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何况两鬓已斑，到那里也不会受到欢迎的。

两人从座位上一站起来，立刻就有另外两位顾客来到座旁。看来象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母女俩。女儿年纪十六七，穿着很随便的西式衣服，体态矫健，手上提着盛商品的纸盒子。君平对于她那丰润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容姿愣眼看了看，便把椅子含笑地让给了她。他每在银座一带看见年轻的姑娘时，便会想起自己的女儿加世子，不由得黯然而神伤。今天也不例外。有一回，看见一群似乎是从同学会归来的姑娘，个个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无比快活地陆续走进横胡同里卖豆酱汤什么的铺子，他猜想可能加世子也在里面，就把脸故意歪了开去。他知道，在加世子少女的纯洁内心里，一定很憎恶她的父亲。同时，看来银子对加世子也不会有好感。因此，他从来不在银子面前提起自己的女儿。其实相反，银子心底里倒很想见这已长大成人的加世子。

“不是满好吧？加世子既然过得没什不满足。”

一提到加世子，君平老象吃了人家一记闷棍，感到无地自容。但在银子说这话，却正是为了想要安慰他；不过，这种以自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善意，乃是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女子所常有的偏见罢了。

走下梯子，见到大厅里灯火辉煌，人头济济，个个喜形于色。君平无意识地想看看其中有无相识的人，就把视线四下扫了一下，却发觉这里的顾客全不象往日的了，他们身上都显露出一种无所顾虑的时代的泼刺色调。

“怎么样，去前线座看电影吧？”银子是影迷，恳求似地说。她平日从上午九点到夜间十一点几乎都得大门边的三铺席小室^①里看家。有时，整天在那里耽读《与风同逝》呀、《大地》呀、《居里夫人》之类的小说，素来既不爱看戏剧，也不爱逛百货公司。戏台上反正老是那几个熟脸孔的老演员，外加演出的节奏拖拖沓沓，令人耐不住打瞌睡；再者去戏院的交通也不方便，往往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，实在犯不着。自从十五六岁住在商业区的时代起，她连身上的衣着装饰都随随便便，从不经意，但看电影是她唯一的兴趣。君平为了排遣生活的无聊，也经常跟她一同上日比谷、邦乐座或大胜馆等去看看首轮片。但看时当场随看随忘，片中的演员出没和前后情节全连贯不起来；有些片子简直看也看不懂，得由银子给他作解说。

“喂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“是吗，那么快些回家洗澡吧。”

银子本是微胖的小个儿，这几年更天天在发胖，体重已达百磅以上，所以不爱步行。有一回去奈良旅行，走得乏了，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往青草地上坐坐再说。

银子边走边雇车子，边还价，最后没能雇成，只好坐电

① 日式房子席地起卧，面积大小以所铺地席多寡计。

车回去。不过，君平真的有些腻烦坐这里各条线路的电车了。

5

银子的屋子，坐落在离电车路相当远的半边街^①上。君平不时跟银子在街上来去，附近的人们就对他渐渐熟悉起来。娘儿们向他迎面走过时，向他打个招呼，是常有的事。他可大抵没觉察，不加理会。这种情况在近来虽比初来时好了些，但这儿并不是他的家，仍然感觉自己是寄人篱下。银子在经营这艺妓馆以前，也曾经在这条街一直朝里面的君平家里呆过一个时期。那时因他家里有孩子，使她觉得处境为难，常常叹苦说：“我该怎么才好呢！”君平眼看这种情况，虽然心里着急，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是这样，她才下定决心自力更生，出来办馆子的。好在从小离开家庭，尽尝艰辛，练就了一副富有随机因应能屈能伸的特性。按说她是从这个泥坑里跳出来的人，已经洞悉它的表里，对它怀着疾恶痛绝的心情，怎么倒愿意去走那回头路呢？这是因为既是过来人，除此之外，走其他路已是不可能的缘故。

“这回你自己决定来开一家试试怎么样？这么老鬼混也不是办法。”

母亲这样一说，银子就同意了。于是，尽自己手头之所有，加上母亲的私蓄，全部用来向联营处^②买了股权，开

① 只一边有屋子的街道。

② 即艺妓馆联合管理处，具合作社性质。

设了这片艺妓馆。这原是她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。说到钱，凡是知道银子品性和能耐的人，有的是只要她去微微鞠个躬，是或多或少也肯通融的。例如一些少有积蓄的饭馆或雅叙馆的女佣等等。不过这种女佣中，有的是靠放印子钱吃肥；对于这种人，银子倒是无论如何困难也不愿去低头的。总之，先在小胡同里租间屋子，自个儿干起来再说吧。就这样，在母亲和妹妹的帮助下，一下子就宣告开业了。结果倒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各方面的帮助。

“呵，这样办挺好。”联营处的伙计很会心地这么说。银子自己也感到很有兴致。“大致说来，当你脱离安本馆跟人同居那时候，就该这么办的。我曾猜想，大概在筹备了吧。哪知道，后来听说你竟搬到公寓去住了。正在为你感到惋惜呢。”

这位伙计说过，另一位接着说：“这还有可说，以前在有孩子的人家住，那才不是办法。听说三村先生不是连屋子都抵押掉了么？”

回想起那最难过的一年，银子自己也感到伤心，确实是象做了一场恶梦。她没有从以前四年的从良生活里吸取教训，和木元破裂才两三年，还竟然怀着幻想，以为终身寄托的唯一方式就是从良，以致重蹈这次的复辙，想想真是太傻了。

“我原来想跟有孩子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可是毕竟不太好办。”

原来，她并没有青楼中一般人的习气，当时的加世子对后母也就很亲昵。凡此种种，不料在旁人眼中看来，反而恰

好成了对小女孩的侮辱。还有更难对付的人，那就是君平亡妻的那位老阿姐。这位大姑奶的威势，就连女佣人也是畏她如虎，其厉害可想而知。

然而，银子跟君平的关系并没就此中断。她在自设艺妓馆不久的一天就来看望他，既是为了想把情况告诉他一下，也为了拿回遗忘在那里的绸方巾和洋伞等东西。这时君平正犯感冒躺在床上，看起来神色暗然，须发蓬乱，眼窝深陷。同时，从君平的眼里看来，银子的脸色也不太好，可能是昨晚喝多了酒。

“这样很好，找个什么好对象吧。”君平这样说，并没有溪落的意思。

6

近来在政府的严格统制下，这一带比起一般市街更见了。各艺妓馆敲过十点就得打烊，时隐时现的弦歌声立刻中止，就连悬挂在檐前的昏暗的春日灯笼^①和门灯也都当即熄灭，整条街变得一片漆黑，直同防空演习的夜晚一样。大伙一阵忙乱以后，到了十二点钟，柏油路上就罕见行人了；只偶有喝得醉烂如泥的绅士，东倒西歪地到处乱闯。灯红酒绿的花国情调，一丝也不剩了。

从前在那广阔的道路前面，是一片约莫四千平方米的空地，远在没有被联营处买下之前，这游乐区还未奉到政府批

① 一种长灯笼，四面绘有雌雄鹿及云霞日月。

准的时候，空地上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印刷厂，承印着学校的教科书。嘎打嘎打，单调而沉闷的机器声，从早到晚地敲个不停，就近一带过着夜生活而疲惫不堪的娘儿们，多少想短觉也不得安枕，这自不必说了，就连附近的邻人也无不被这声音弄得昏头昏脑，神经木然。就在这工厂附近，有一块好象是临时的空地，经过当地一位有名的国会议员的数年奔走，才算获府批准，粗粗施了些土木工程，创办了所谓三业^①游乐区。开始时规模不大，组织也不健全，可是在日俄战争期间，随着飞速发展的岛内经济和迅速扩张的城市发展，就慢慢地繁荣起来。目下，这儿甚至还有当年自己提着三弦箱在各处卖唱卖艺的老艺妓活着哩。那时的君平租住在客寓中，在出去散步的往返途中，往往要走过这儿。你想，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，脑子里总弄不清楚“雅叙”是什么意思，心里能不痒痒的？他还隐约记得这里从前是马场，眼前全是长着昌蒲之类杂草的水洼子。在这附近有过佯作卖酒或卖玩具的娼家。那名叫一叶的小说家，就是在这地方度过她的晚年的。他读过她的作品，其中那篇取材于铭酒店^②的《浊江》抒情杰作，就是距当时十年前的中日战争稍后的年代写的。后来这种酒店，有的也加入了创始期的“三业”。空地边上运货马车房的姑娘有时也去充当临时艺妓。

随着现代印刷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，那家印刷厂打算安

① 指艺妓馆、雅叙馆和餐馆三业。其中雅叙馆是专供设宴会友、呼妓侍饮献艺的，不同于酒楼旅馆。

② 即店表卖酒，店里卖色的娼家。